

得不提早歸家。約莫在四點半鐘左右，我們即一同上了車，仍然照所坐的位置，向着原來歸途進發；先回到英女家，以便衆兒仍乘他的自行車回校。這一段路程是有路面的大道，平整光滑，不像在楠梓縣道上那樣的凹凸不平，遭受巔波之苦！在毫不加些

愜 嬉 猶 憶 學 生 時

林鴻標

馬力之下，車行如飛，使我們很順利的奔返歸途。並邀同兩位袁小姐在家中晚餐；飯罷之後，她們還與綴勃勃地作些「抽烏龜」「說謊話」等等紙牌的遊戲；一直直到九點左右，才興盡而散，而把這個不算得平凡的週末渡過去了。

讀二十五期友聲苦雨學長的「拖屍一幕」一文，給我帶來許多在校時的回憶。記得我們讀「新人」時，深得老大哥的愛護和幫助，不僅沒有「拖屍」這一套，甚至當時「採」的籃球隊，居然勝「士二」，挫「士三」進而向「士四」及各球聯隊挑戰，氣勢之盛，大概已不大像「新人」了。這也許是因爲遷校途中已和老大哥混熟了緣故。

我們採冶系的最後一班，不久便改稱礦冶系了。當時我們

這一班因爲開始時有了幾場表演，於是有人便起了一個「體育班」的稱呼，體育教員「馬戲班」者便認定這一班是基本幹部。是在寒雨連朝的時候，也在大禮堂上大弄出「魚躍滾翻」。流風所及，甚至那些從來不到操場去的老夫子，也不得不去摸摸球。記得我們班上除了那龍跳虎躍的選手以外，還組了兩隊——「老夫子隊」和「老爺隊」，上體育課時兩隊即行比賽。四年以來，老夫子的球藝進步了多少，也是見

仁見智，據說兩隊都很有資格跟「西宮」的「娘子軍」比賽的。我們同班，共有四十幾位，籍貫包括了十八個省份，有的來自三湘七澤，有的來自天府之國，還有百粵的健兒，關西的大漢，也有燕趙悲歌之士和塞外的兒郎，差不多包括除中國的各個角落，真可說合一爐而冶之。四年平越，藜莪山上，犀水之濱，自然留下不少爪泥。等到三四年級時，便感到盛筵將散，大家都有編印同學錄的愿望。在抗戰以前，我們就讀中學時，每屆畢業，入人都有一部厚厚的同學錄，玉照墨寶，生活寫照，琳瑯滿目。但在抗戰時的大後方，紙張印刷，都成問題；當時大家計議：祇好先收集照片資料，等將來有機會時再予印刷。這祇是鏡花水月，一個美麗的憧憬而已。

有一天，在課室裡傳閱一幅漫畫，附有兩付輓聯。其一是：「掛名老處女，從此未亡人。」另一是：「老師云亡，馬屁憑誰拍

；眼中釘去，牛皮由我吹。」各位學長，到過唐山和平越的，用不着小弟指明名姓，自然可以猜想到出來。——這一筆，別無他意，記實而已。我並得借一句侯學長家源的話：好在大家再不會回唐院讀書，說說無妨。——我們看過這幅漫畫以後，心裏都有一種感覺：在同學錄無法付印之前，何妨摹仿章回小說，將半百好漢的妙語韻事，用簡單的幾筆記下來。

於是，特地開了一個不拘形式的座談會，約法三章：第一、同學錄採取章回小說的方式，以記班友的妙語韻事，儘量存真。第二、每個人都有供給資料的權利和編寫的義務。第三、同學錄係集體創作，回目一經筆之於錄，其本人不得反對。

當時，辣椒才子提筆寫下開宗明義第一章：

「福泉山群雄聚義，三江口軍師撥兵」

關西大漢接着：

「茅老頭急色憐女僕，蔡胖子仗義救孤兒。」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將大家的行狀，翻了出來，隨時取捨，有時斷章取義，有時記下未完之篇，有的亂點鴛鴦，有的譜下良緣……祇要有一點關情，信手拈來，剪裁之後，都視作等材料，登之筆錄。而且這種編輯工作，並無截止日期，隨時均可增訂。連年彙集下來，得了不小回目。綜覽全稿，對對雙雙，類多蜜運之章，我我卿卿，半是關雎之叶，頗有「看此日紅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綿綿，爾昌爾熾」之概。謹對記憶所及錄之如下：

「安南王夢中驚艷，瀟湘子午夜琴挑。」

「甄哥哥巧獲通靈寶，余妹妹萬里訴衷情。」

「一六九初開情竇，九二五半韻豬存。」

「長生殿天孫織錦，瀟湘館流水潺湲。」

「趙二郎沿門賣俏，王八爺眉目傳情。」

「陳老屁買一送一，何將軍予取予求。」

「衡陽城漁父驚戈子，澄江鎮才子晤佳人。」

「福將軍百美揀俏，月仙小姐萬里尋夫。」

「草裙艷舞萍兒獻藝，鴻哲齋前四鳳撒嬌。」

「予大砲中山場放炮，孖孖子豆腐橋鑿兵。」

「三冬寂寞武崗道，一肩挑盡古今愁。」

「趙個子再探桃源洞，蔣美珍三氣意中人。」

「西席提密爾建業胖阿哥，阿娃嘉特娜演出長安城。」

「戴雲老新婚猶舊夢，貴陽城賓客盡冰人。」

「林澗田才高徧命短，關冕×長空雁自飛。」

「戴家侶深山觀落木，向學人千里送京娘。」

「酸辣湯巧笑倩兮，余瑞蓮

君子好逑。」

「向牙子徬徨柏溪路，修澤

×初解雨雪情。」

「大操場黃牛飛馬腿，桂黔

道郡主動憐心。」

「西陵他三祝華封願，長脚

伍一諾訂鴛盟。」

「×小姐相思紅豆樹，沈大

爺避難南溫泉。」

「王公子風雪咸陽道，小白

鞋酬韻滄浪亭。」

阿里山之夜

寒。

我們一行共八人：嘉義縣的

王議長、交通處的孫技正、鐵路

局的王、安兩工程師和沈課長伉

儷，阿里山林場的楊技師和我。」

八仙」登山，沈夫人好比何仙姑。

在車上楊技師計劃着當晚下

榻的所在。去過阿里山林場俱樂部

部的也許會聽說過那裡一間貴賓

室常常鬧鬼，所以知道的人都不

「愛人堂佩爾輝輝同情淚，
珊瑚墀小子初作萬里行。」

時光流轉，今忽忽十餘年矣

，現在各人多已立業成家，追憶

舊遊，彷彿如昨，可能就是這份

同學錄之賜。玆就記憶所及，對

於這一份點將錄，記了下來，以

留永念。同時，希望班友們繼續

寫下去。

願意住那間房，雖然那屋裏有地

壁壁爐沙發椅和彈簧床，而其他

房間都祇有「榻榻米」。那間房到

底有沒有鬼？至今還是一個謎，

祇因經驗過的人太多，講的人又

講得生龍活虎，聽講以後，很少

人敢嘗試一番。我和王工程師說

：如果真沒人願意睡那屋，我們

兩人去睡，免得在「榻榻米」上

擠得沙丁魚似的；事實上，我也

會睡過那裡，並沒有什麼。

這所俱樂部的房屋依山而築

，「榻榻米」部份是二層樓房，

那貴賓室是平房，但在上面，從

貴賓室正門出來正是去車站的山

路，從走廊往後下幾級樓梯拐一

個彎是二樓三間「榻榻米」房；

是看「雲海」最好的地方。貴賓

室東南兩面都有門窗，外面圍着

一條一丈來闊的走廊，全是玻璃

窗。由南邊房門進去，正中央是

一張圓桌，不大不小，四面圍着四

把沙發椅。西北角上放着一張雙

人彈簧床，彈簧墊子似乎過份的

短，放上一個枕頭，枕頭的面還不

及墊子中央高，被物硬而且厚。

東南角上有一隻長鏡粧台。北面

正中是一座石砌的壁爐，爐架上

放着一對木刻的獅子，牆上掛着

一幅油畫，畫着高山人像，看來

並非出於凡手，畫的兩旁還有兩

扇狹長的小窗，經常是關着的。

東北角上一個衣廚。東邊一張方

桌和一把椅子把門堵着。不少睡